

樟芝固态发酵生产 *Antroquinonol* 及萃取 *Antroquinonol* 的研究

喻学淳,夏永军,张 欢,许赣荣*,张薄博

(江南大学工业生物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,江苏无锡 214122)

摘要:安卓奎诺尔(*Antroquinonol*)具有很好的抗癌效果。为了提高樟芝固态发酵中 *Antroquinonol* 的产量及其萃取效率,为其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参考,本文考察了谷物种类、装料量、初始含水量、外加碳源、氮源含量对樟芝固态发酵产 *Antroquinonol* 的影响,并进行了多级逆流浸提方法萃取樟芝固态发酵产品中 *Antroquinonol* 的实验。结果表明:优化后的条件为:在1L三角瓶中,大米装料量为110g,初始含水量为50%,外加碳源为2.0g葡萄糖,氮源添加量为0.3g大豆粉。固态发酵中 *Antroquinonol* 产量提高了14.44%;用体积分数为95%的乙醇作萃取剂(乙醇与萃取物料比例为10:1,v/w),以50°C水浴振荡萃取1h为浸提条件进行三级逆流浸提,浸提萃取后残渣中的 *Antroquinonol* 残留率小于1%。该法具有溶剂使用量少,萃取效率高的优点。

关键词:多级逆流萃取,樟芝,固态发酵,优化,*Antroquinonol*

Research of *A.camphorata*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 production *Antroquinonol* and extraction *Antroquinonol*

YU Xue-chun, XIA Yong-jun, ZHANG Huan, XU Gan-rong*, ZHANG Bo-bo

(Key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Biotechnology, Ministry of Education, School of Biotechnology, Jiangnan University, Wuxi 214122, China)

Abstract: *Antroquinonol*, a metabolite produced from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 of *Antrodia camphorata* has been shown great anti-cancer effect.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fermented grain types, substrate capacity,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 (containing the water of seeds), supplementary carbon source (glucose), nitrogen content on *Antroquinonol* content by *Antrodia cinnamomea* and the multi-stag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method for extracting *Antroquinonol* from the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 products of *Antrodia camphorata*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of *Antroquinonol* in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, the extraction efficiency, decrease los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paration of *Antroquinonol* at industry scale.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: the best compositions of fermentation medium for *Antroquinonol* content were as follows: rice 110g,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 50% (with inoculated seed liquid water), carbon source 2.0g (glucose), nitrogen content 0.3g (soybean powder). With these optimum conditions, *Antroquinonol* content increased by 14.44% than the initial value; After three-stag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by 95% ethanol (volume ratio of ethanol and fermentation product was 10:1, v/w) in 50°C water bath and shaking for 1h,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idual rate of *Antroquinonol* in the fermentation products was less than 1%. This method showed the less solvent used and higher extraction efficiency.

Key words: multistag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; *Antrodia camphorata*;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; optimization; *Antroquinonol*

中图分类号:TS201.3

文献标识码:B

文章编号:1002-0306(2013)05-0164-05

樟芝(*Antrodia Camphorata*),又名牛樟芝、牛樟菇、红樟菇等,有“灵芝之王”、“森林红宝石”之称。野生樟芝只生长在台湾本土的牛樟树(*Cinnamomum kanehirae*)上,通常腐生于上百年的树干空洞内,野生樟芝子实体具有浓郁的樟香气味^[1]。樟芝子实体作为传统药物,被台湾土著居民用作治疗疾病的良药。

收稿日期:2012-08-20 *通讯联系人

作者简介:喻学淳(1987-),男,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进行固态发酵及其生产工艺的研究。

近年来,众多研究表明,已确定樟芝产品具有保肝、抗肿瘤、抗氧化、调节免疫、解毒、抗炎等功效^[2]。樟芝子实体具有的这些功效与其含有的众多活性成分有关,其主要活性成分是多种三萜类化合物^[3-6]、活性多糖、马来酸和琥珀酸衍生物、泛醌类化合物等^[7-9]。*Antroquinonol* 属于泛醌类化合物,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,并且,它对于肝癌细胞与正常细胞有选择性^[10],目前已进入 FDA 二期临床实验,是具有优良前景的抗癌化合物。由于牛樟树是台湾特有的珍稀树种,野生樟芝子实体的产量极度匮乏,因此市售

表 1 培养基优化实验设计

Table 1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of medium optimization

| 优化因素 | 实验优化设计 |
|-----------|--|
| 发酵基质 | 选择大米、薏米仁、高粱等 5 种谷物原料作为樟芝固态发酵的基质进行研究 |
| 装料量 | 在 1L 三角瓶中分别以 80、90、100、110、120g 大米作为发酵基质 |
| 初始含水量 | 在以前实验的基础上选取了四个初始含水量水平:46%、50%、54%、58% |
| 外加碳源(葡萄糖) | 考察了添加 0、0.5、1.0、1.5、2.0、2.5g 葡萄糖/L 三角瓶对樟芝固态发酵产 <i>Antroquinonol</i> 的影响 |
| 氮源含量 | 根据已有的实验经验,本次实验分别考察了添加 0、0.1、0.2、0.3、0.4g 大豆粉/L 对樟芝固态发酵产 <i>Antroquinonol</i> 的影响 |

樟芝主要来源于人工培养,目前的人工培养方式主要有椴木培养法、固态培养法和液态培养法。椴木培养法仍然受到牛樟树稀有性的限制,液态培养法得到的樟芝产品中的产物活性成分与野生樟芝差别极大,几乎不含 *Antroquinonol*,固态培养可模拟樟芝野生环境且不受牛樟树稀有性的限制,其代谢产物种类更接近于樟芝子实体。但目前国内外对固态发酵培养樟芝的研究比较少,对 *Antroquinonol* 的研究都集中在其药理活性上面,除了 Lee 等^[9]首次鉴定出 *Antroquinonol* 的研究中,提到过用固态发酵法培养樟芝并用正己烷的方法萃取 *Antroquinonol* 以外,专门针对 *Antroquinonol* 的固态发酵工艺及提取方法的研究几乎没有。本文通过培养基的优化达到提高樟芝固态发酵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的目的,并通过理论计算、模拟实验,确定了合适的樟芝固态发酵产品中 *Antroquinonol* 合适的萃取工艺条件。

1 材料与方法

1.1 材料与仪器

樟芝菌 上海福茂食品有限公司提供;种子液培养基 种子液培养基成分如文献^[11]所示;原固态培养基(1L 三角瓶) 谷物原料 100g, NH₄Cl 0.04g, K₂HPO₄ 0.025g, MgSO₄ 0.025g, 初始含水量 50% (g 水/g 干基), 接种量 30% (mL/g 干基), 28℃ 培养;萃取原料 实验室发酵产品;乙醇 体积分数为 95%, 国产;乙腈 色谱级, 德国 Meker 公司等。

DKZ-2 型电热恒温振荡水槽 上海福玛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;PL602-S 电子天平 梅特勒—托利多仪器(上海)有限公司;SPX-250B-Z 型生化培养箱 上海迅博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;SHB-III A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;高效液相色谱仪 配有 SPD-10AVP 检测器, 日本岛津公司;Sepax Amethyst C₁₈ 柱(4.6mm × 250mm) 美国赛分分公司等。

1.2 实验方法

1.2.1 种子液培养方法 种子液培养方法如文献[11]所示。

1.2.2 分析检测方法 樟芝产品中的 *Antroquinonol* 的 HPLC 分析方法如文献[12]所示。

1.2.3 培养基优化方法 樟芝固态发酵中各因素的优化实验设计如表 1 所示。其中,初始含水量包括接种种子液含水、大米含水以及添加水。按式 1 计算:

$$\text{初始含水量}(\%) = [\text{添加水}(g) + \text{种子液}(g) + \text{谷物基质含水}(g)] / [\text{添加水}(g) + \text{种子液}(g) + \text{谷物基质含水}(g)] \times 100$$

$$\text{物基质质量}(g)] \times 100 \quad \text{式(1)}$$

1.2.4 固态发酵产物中 *Antroquinonol* 的萃取方法 本实验室最初采用简单接触流程法,该方法各项参数为:体积分数为 95% 的乙醇与樟芝固态发酵产品的比例为 60:1,50℃ 水浴振荡萃取 1.5 h。然而该方法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点:溶剂消耗量大;萃取时间长;产品中的 *Antroquinonol* 萃取不完全。因此,本次实验中考虑采用多级逆流萃取代替简单接触流程法。通过实验经验以及相关公式的计算^[13-14],设计逆流萃取的萃取条件为:乙醇与萃取物料比例为 10:1 (v/w), 在水浴温度 50℃, 振荡萃取 1 h 条件下进行三级逆流萃取。预期 *Antroquinonol* 的残留率小于 1%。实验建立的三级逆流萃取过程如图 1 所示。根据浸提模型^[14]可知,从萃取级数三中得到的第三级萃取液中 *Antroquinonol* 的含量和残渣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的相同。所以,通过标准曲线将第三级萃取液中的 *Antroquinonol* 含量换算成相应质量固态发酵产品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,此含量即为残渣中的 *Antroquinonol* 含量,可用来计算 *Antroquinonol* 残留率。*Antroquinonol* 残留率的计算公式如式(2)

$$\text{Antroquinonol 残留率}(\%) = \frac{\text{残渣中 Antroquinonol 含量}}{430.196} \times 100 \quad \text{式(2)}$$

数据 430.196 (mg/kg) 表示样品中 *Antroquinonol* 总含量。数据来源如下:在料液比 1:60 (m/v), 50℃ 水浴振荡 1.5 h 的单级萃取条件下,将一份样品反复用新的萃取液萃取,直至萃取液中检测不出 *Antroquinonol*。通过计算求各萃取液中的 *Antroquinonol* 含量之和,并换算成相应质量固态发酵产品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,既得样品中 *Antroquinonol* 总含量。

2 结果与讨论

2.1 固态发酵培养基的优化实验

2.1.1 发酵基质对樟芝固态发酵产 *Antroquinonol* 的影响 固态发酵中,一方面发酵基质作为菌体生长的附着物,起着支撑发酵物的作用,影响发酵体系中的传质、传热;另一方面发酵基质作为主要营养物质,为发酵提供主要碳源及复杂的生长因子,影响着微生物的生长、代谢。因此,发酵基质的选择对樟芝固态发酵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如图 2 所示,以 5 种谷物原料为发酵基质进行樟芝固态发酵,发酵干基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依次为:大米 > 糯米 > 小米 > 高粱 > 薏米仁。明显,高粱和薏米仁不适合作为樟芝固态发酵的基质。虽然小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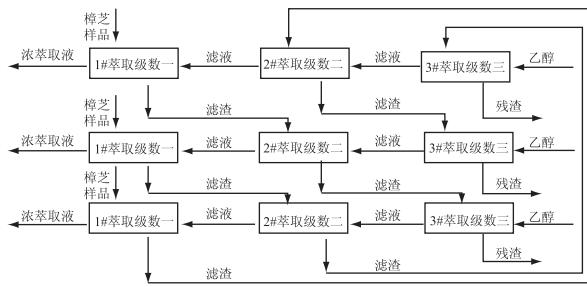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檀芝固态发酵产品中Antroquinonol的三级逆流萃取过程

Fig.1 The three-stag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process of Antroquinonol in the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 products of *A.camphorata*

适合用于檀芝固态发酵产三萜类化合物^[11]，但并不适合作为产Antroquinonol的固态发酵基质。糯米作为发酵基质所得到的发酵干基中Antroquinonol含量不低，但由于其粘度较大，不利于接种操作。而当大米作为发酵基质时，其发酵干基中Antroquinonol的含量最高，达到608.93mg/kg。并且大米来源广泛，价格低廉，所以大米是檀芝固态发酵产Antroquinonol的最佳发酵基质。以下实验均采用大米作为发酵基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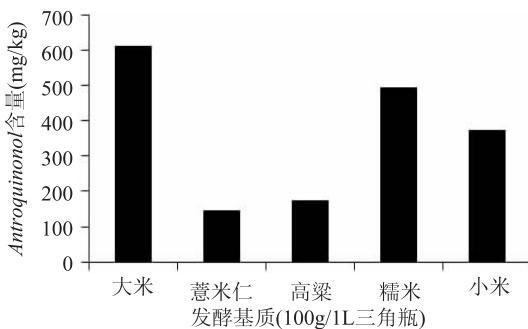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发酵基质种类对檀芝固态发酵产Antroquinonol的影响

Fig.2 The effect of fermented grain types on Antroquinonol content by *A.camphorata* in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

2.1.2 装料量对檀芝固态发酵产Antroquinonol的影响 檀芝固态发酵采用1L三角瓶作为发酵容器，由于发酵空间有限，发酵基质的装料量对固态发酵过程中的传质、传热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如果发酵基质装料量过多，发酵培养基太厚，会导致传热困难，培养基中心温度过高，且氧的传质也会受到阻碍，这些因素都不利于菌体的生长及代谢产物的合成。

如图3所示，装料量为110g/L时，干基中Antroquinonol的含量最高，为635.31mg/kg。当装料量增大到120g/L时，干基中Antroquinonol含量下降了40.66%。当装料量小于110g/L时，干基中Antroquinonol含量基本上随装料量的增加而升高。说明装料量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利于Antroquinonol的合成。所以选择110g/L作为发酵基质的装料量，以下实验中装料量均采用此标准。

2.1.3 初始含水量对檀芝固态发酵产Antroquinonol的影响 固态发酵基质中的含水量对基质的物理特性有着重要的影响^[15-16]。含水量过高，会使谷物基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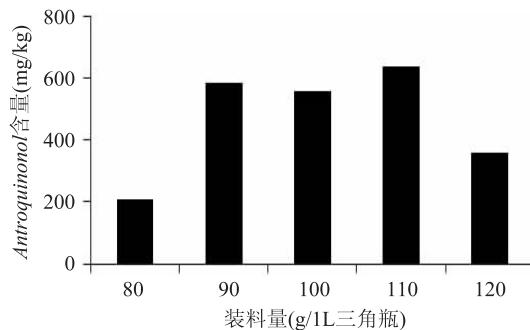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发酵基质装料量

对檀芝固态发酵产Antroquinonol的影响

Fig.3 The effect of substrate capacity on Antroquinonol content by *A.camphorata* in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

颗粒间的孔隙率减小，从而影响基质的传热、传质；含水量过低，会导致谷物基质颗粒变硬、水活度降低，从而限制微生物的生长。

如图4所示，初始含水量为50%时，檀芝固态发酵产品中Antroquinonol含量最高，为544.16mg/kg。含水量高于或低于50%时，檀芝固态发酵产品中Antroquinonol含量都会受到影响。特别是当含水量太高时，培养基粘度增大，种子液与基质搅拌不均匀，不利于微生物在基质中的生长。所以选择初始含水量为50%进行固态发酵较为合适，后面的实验均采用这一标准。在实验过程中，随着发酵的进行，檀芝菌丝体慢慢地包裹住谷物基质颗粒，利用谷物基质内部的淀粉，使得发酵基质的含水量逐渐升高。在发酵结束时，檀芝固态发酵产品的含水量可达到70%左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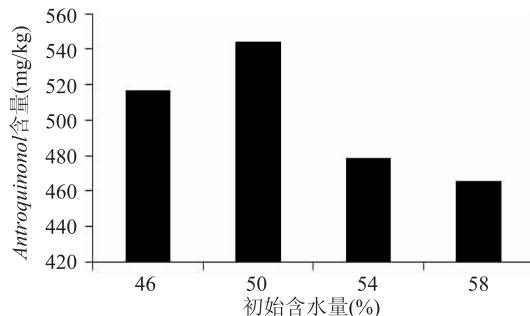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 初始含水量对檀芝固态发酵产Antroquinonol的影响

Fig.4 The effect of initial moisture content on Antroquinonol content by *A.camphorata* in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

2.1.4 外加碳源(葡萄糖)对檀芝固态发酵产Antroquinonol的影响 由于固态发酵周期较长，前期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菌体的生长，而Antroquinonol是次级代谢产物，如果能缩短菌体生长时间，使发酵周期中更多的时间用于次级代谢产物的积累，就可以缩短发酵周期，提高Antroquinonol的产量。本次实验考虑添加葡萄糖作为檀芝快速生长的碳源，促进檀芝的快速生长，缩短发酵周期。

如图5所示，外加葡萄糖的浓度对檀芝固态发酵产品中Antroquinonol的产量有明显的影响。在葡萄糖添加量为2.0g/L时，檀芝固态发酵产品中

Antroquinonol 的含量最高, 达到 650.46mg/kg, 因此后续的实验以 2.0g 葡萄糖/L 为外加碳源添加标准。在发酵过程中观察到, 檀芝菌覆盖包裹住谷物基质颗粒的时间随葡萄糖的添加而有所提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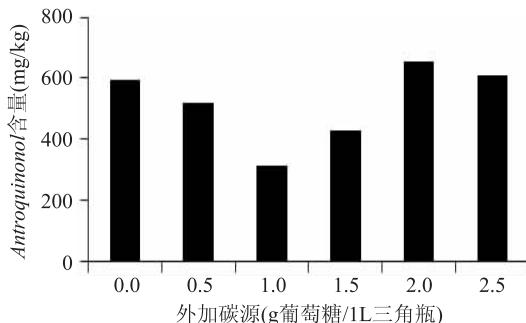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5 外加碳源(葡萄糖)

对檀芝固态发酵产 *Antroquinonol* 的影响

Fig.5 The effect of supplementary carbon source(glucose) on *Antroquinonol* content by *A.camphorata* in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

2.1.5 氮源含量对檀芝固态发酵产 *Antroquinonol* 的影响 谷物基质中以淀粉等碳源物质为主, 氮源含量很少, 因此需要在谷物基质中添加一定量的氮源, 以保障菌体的正常生长。檀芝固态发酵生产三萜类物质的实验中, NH_4Cl 是最好的氮源^[11], 但在檀芝固态发酵生产 *Antroquinonol* 实验中, 大豆粉是最好的氮源。因此, 本次实验考察大豆粉添加量对檀芝固态发酵产 *Antroquinonol* 的影响。

如图 6 所示, 氮源添加量从 0g 大豆粉/L 增加到 0.1g 大豆粉/L, 檀芝产品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随之增加。当添加量为 0.3g 大豆粉/L 时, *Antroquinonol* 含量达到最高, 为 696.83mg/kg。而继续提高氮源添加量, *Antroquinonol* 的含量反而有所下降。所以 0.3g 大豆粉/L 是较为合适的氮源添加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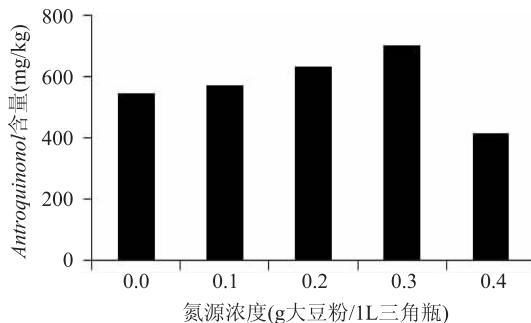
图 6 氮源含量对檀芝固态发酵产 *Antroquinonol* 的影响

Fig.6 The effect of nitrogen content on *Antroquinonol* content by *A.camphorata* in solid-state fermentation

2.2 固态发酵产物中 *Antroquinonol* 的萃取实验

为了从檀芝固态发酵产品中得到更多的 *Antroquinonol*, 并为其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参考, 本实验考察了檀芝固态发酵产品中 *Antroquinonol* 的萃取工艺。

三级逆流萃取系统建立后, 萃取系统即进入平衡过程, 第一次排出滤渣时, 对萃取级数一、萃取级数二、萃取级数三各取一个样, 标记为取样序列 1; 其

后的每次萃取都同时对萃取级数一、萃取级数二、萃取级数三各取一个样, 取样序列依次标记。取样后微滤, 用 HPLC 检测 *Antroquinonol* 含量并进行分析, 结果如表 2 所示。

表 2 三级逆流萃取中各级 *Antroquinonol* 含量及残留率

Table 2 The content and residual rate of *Antroquinonol* in each stage of the three-stag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process

| 取样序列 | <i>Antroquinonol</i> 含量(mg/mL) | | | <i>Antroquinonol</i> 残留率(%)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| 萃取级数一 (浓萃取液) | 萃取级数二 | 萃取级数三 | |
| 1 | 120.928 | 6.660 | 0.391 | 0.91 |
| 2 | 47.318 | 6.494 | 5.271 | 1.23 |
| 3 | 48.415 | 2.964 | 10.042 | 2.33 |
| 4 | 42.129 | 1.442 | 3.401 | 0.79 |
| 5 | 49.410 | 1.337 | 2.780 | 0.65 |
| 6 | 44.057 | 3.217 | 3.356 | 0.78 |
| 7 | 42.954 | 2.854 | 2.513 | 0.58 |
| 8 | 45.117 | 0.766 | 2.159 | 0.50 |

在逆流萃取系统建立后的第一次取样时, 在取样序列 1 的一级萃取液中积累了三份样品中的 *Antroquinonol*, 所以取样序列 1 的第一级萃取液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最高, 是取样序列 2 的第一级萃取液中 *Antroquinonol* 含量的 2.56 倍。从取样序列 4 开始, 第一级萃取液中的 *Antroquinonol* 含量在 42~50mg/mL 之间波动, 这种小范围的波动是三级萃取下基本达到平衡后的标志。且从取样序列 4 开始, *Antroquinonol* 的残留率小于 1%, 达到预期要求。并且, 如表 3 所示, 三级逆流萃取的溶剂萃取能力是单级萃取的溶剂萃取能力的 6~7 倍, 溶剂损失变化不大, *Antroquinonol* 残留率大大减小。因此, 采用三级逆流萃取能大大提高萃取溶剂的萃取能力, 极大地节约萃取溶剂的用量, 这对于大规模工业应用中经济成本的降低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表 3 单级萃取与三级逆流萃取参数比较

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parameters between single stage extraction and three-stag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processes

| 项目 | 溶剂萃取能力 (g/L) | 溶剂损失 (L/g) | <i>Antroquinonol</i> 残留率(%)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单级萃取 | 6.91 | 1.69 | 3.58 |
| 三级逆流萃取 | 42.13 | 2.14 | <1.0 |

注: 溶剂萃取能力——萃取工艺中, 单位体积萃取溶剂对 *Antroquinonol* 的萃取量, g/L; 溶剂损失——萃取工艺中, 萃取单位质量 *Antroquinonol* 损失的溶剂体积, L/g; *Antroquinonol* 残留率——萃取完成后, 滤渣中的 *Antroquinonol* 含量, %。三级逆流萃取中, 每 1L 乙醇能萃取 *Antroquinonol* 含量为 430.196mg/kg 的檀芝固态发酵产品 100g。

3 结论

经实验比较, 确定优化后的檀芝固态发酵产 *Antroquinonol* 的固态培养基配方是: 1L 三角瓶中大米装料量为 110g, 初始含水量为 50%, 外加碳源为 2.0g 葡萄糖, 氮源添加量为 0.3g 大豆粉。*Antroquinonol* 含量从 608.93mg/kg 提高到 696.83mg/kg,

提高 14.44%。

经实验发现,用体积分数为 95% 的乙醇作萃取剂(乙醇与萃取物料比例为 10:1, v/w),以水浴温度 50℃,振荡萃取 1 h 为萃取条件进行三级逆流浸提,残渣中的 *Antroquinonol* 残留率小于 1%。该法具有溶剂使用量少,萃取效率高的优点。其溶剂萃取能力是原单级萃取的溶剂萃取能力的 6~7 倍,能极大地降低大规模工业应用中的经济成本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陈体强,方忠玉.珍稀药用菌樟芝研究现状[J].食用菌学报,2003,10(4):55-60.

[2] Lu M K, Cheng J J, Lai W L, et al. Adenosine as an active component of *Antrodia cinnamomea* that prevents rat PC12 cells from serum deprivation-induced apoptosis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adenosine A2A receptors[J]. Life Sci, 2006, 79:252-258.

[3] Cheng I H, Chiang H C, Cheng M C, et al. Three new triterpenoids from *Antrodia cinnamomea*[J]. J Nat Prod, 1995, 58: 365-371.

[4] Cheng I H, Wu D P, Chiang H C. Triterpenoids from *Antrodia cinnamomea*[J]. Phytochemistry, 1996, 41:263-267.

[5] Yang S W, Shen Y C, Chen C H. Steroids and triterpenoids of *Antrodia cinnamomea* - a fungus parasitic on *Cinnamomum micranthum*[J]. Phytochemistry, 1996, 41:1389-1392.

[6] Shen C C, Kuo Y C, Huang R L, et al. New ergostane and lanostane from *Antrodia camphoratae* [J]. Chin Med, 2003, 14: 247-258.

[7] Cheng P C, Huang N K, Chang T T, et al. Study for anti-

(上接第 163 页)

sanguinea by PCR, and cloning,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yeast cDNA in yeasts [J]. Journal of Bioscience and Bioengineering, 2001, 92(4):372-380.

[7] Otterbein L, Record E, Longhi S, et al. Molecular cloning of the cDNA encoding laccase from *Pycnoporus cinnabarinus* I-937 and expression in *Pichia pastoris* [J]. European Journal of Biochemistry, 2000, 267(6):1619-1625.

[8] 司静,李伟,崔宝凯,等.真菌漆酶性质、分子生物学及其应用研究进展[J].生物技术通报,2011(2):48-55.

[9] Couto S R, Toca-Herrera J L. Laccase production at reactor scale by filamentous fung[J]. Biotechnology Advances, 2007, 25 (6):558-569.

[10] Manda K, Hammer E, Mikolasch A, et al. Laccase-induced cross-coupling of 4-aminobenzoic acid with para-dihydroxylated compounds 2,5-dihydroxy-N-(2-hydroxyethyl)-benzamide and 2,5-dihydroxybenzoic acid methyl ester [J]. Journal of Molecular Catalysis B: Enzymatic, 2005, 35(4):86-92.

[11] Gnanamani A, Jayaprakashvel M, Arulmani M, et al. Effect of inducers and culturing processes on laccase synthesis in *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* NCIM 1197 and the constitutive expression of laccase isozymes [J]. Enzyme and Microbial Technology, 2006, 38(7):1017-1021.

[12] Jaszek M, Grzywnowicz K, Malarczyk E, et al. Enhanced extracellular laccase activity as a part of the response system of white rot fungi: *Trametes versicolor* and *Abortiporus bennisi* to paraquat - caused oxidative stress conditions [J].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, 2006, 85(3):147-154.

[13] 胡平平,付时雨,余惠生.固体培养调节下氮源对 *P.conchatus* 酶系及漆酶同工酶的影响[J].纤维素科学与技术,2001(1):1-7.

[14] Galhaup C, Wagner H, Hinterstoisser B, et al.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laccase by the wood-degrading basidiomycete *Trametes pubescens*[J]. Enzyme and Microbial Technology, 2002, 30(4):529-536.

[15] 张田田,沈明浩. Plackett-Burman 设计和响应面法优化火红密孔菌发酵产漆酶培养基[J].生物工程,2011,32(9): 223-226.

[16] 付时雨,余惠生.贝壳状革耳菌在固体及液体培养过程漆酶同工酶的产生研究[J].纤维素科学与技术,1998,3(6): 32-37.

[17] 李慧蓉.白腐真菌生物学和生物技术[M].北京:化学工业出版社,2005:54.

[18] 苏东海,苏东民,辛秀兰,等.白腐菌 TP21 液体培养产漆酶的条件的研究[J].西北农业学报,2009,18(3):249-253.

[19] 莫佳琳,付时雨,詹怀宇,等.白腐菌液体培养产生漆酶的研究[J].纤维素科学与技术,2008,1(16):13-19.

[20] 高恩丽.云芝漆酶的生产及其应用基础研究[D].杭州:浙江大学,2007.